

许姬传 许源来 著

憶藝術大师梅蘭芳

中国戏剧出版社

忆艺术大师梅兰芳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26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插页18

1986年6月北京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 册

书号 8069·875

定价 3·00 元

目 录

| | |
|-----------------------|----------------|
| 序 | 黄 裳(1) |
| 前言 | 许姬传(1) |
| | |
| 忆兰芳 | 福芝芳述 许姬传记(1) |
| 梅兰芳表演体系的形成和影响 | 许姬传(9) |
| —— 缀玉轩诸老和梅兰芳 | |
| 从唱片看梅兰芳歌唱的发展道路 | 许源来(51) |
| 梅兰芳对戏曲舞蹈的创造和发展 | 许姬传(58) |
| 梅兰芳对编剧的一些看法 | 许姬传(65) |
| 记梅兰芳关于表演艺术的讲话 | 许源来(82) |
| 梅兰芳最后一出未及上演的新戏 | 许源来(96) |
| —— 《龙女牧羊》 | |
| 《穆柯寨》到《辕门斩子》是喜剧 | 梅兰芳述 许姬传记(110) |
| —— 穆桂英与杨延昭的表演分析 | |
| 谈梅派艺术 | 许源来(124) |
| 梅兰芳对戏曲艺术的探索与革新 | 许姬传 邹慧兰(129) |
| 梅兰芳创造的喜剧《凤还巢》 | 邹慧兰 许姬传(135) |
| 梅兰芳与杜丽娘 | 许姬传(139) |

| | |
|-------------------|--------------|
| 抗战八年中的梅兰芳 | 许源来(144) |
| 梅兰芳看影片《大独裁者》 | 许源来(164) |
| 《大独裁者》和火柴夹子 | 许姬传(167) |
| 空巷人民看艺王 | 许姬传(169) |
| 梅兰芳心向着观众 | 许姬传(171) |
| 《抗金兵》与“镇江水军”砖 | 许姬传(173) |
| 《桃花扇》·四公子·梅兰芳 | 许姬传(175) |
| 张学良·大“梅”字·《宇宙锋》 | 许姬传(179) |
| 关于京剧发声与口形问题的研究 | 许姬传(183) |
| 在沈阳首演《宇宙锋》回忆“九一八” | 许姬传(187) |
| 一水存知己，苏芳传友情 | 许姬传(194) |
| ——市川猿之助的感谢信 | |
| 第一次看梅兰芳 | 许姬传(196) |
| 《洛神》的一个镜头 | 许姬传(206) |
| 贾洪林·谭鑫培·梅兰芳 | 许姬传(209) |
| 梅兰芳绘画记 | 许姬传(217) |
| 缀玉轩忆语 | 许姬传(227) |
| 梅花诗屋二三事 | 许姬传(233) |
| 劫余捡拾的一张珍贵戏单 | 许姬传(236) |
| 故宫藏梅兰芳剧照考 | 许姬传(239) |
| ——梅氏三代与清宫的关系 | |
| 西安纪游 | 许姬传(247) |
| 附录：(一)梅兰芳谈《太真外传》 | (254) |
| ——华清赐浴 | |
| (二)许姬传、许源来的梅剧讲座 | |
| 陇游散记 | 许姬传 许源来(264) |

| | | |
|------------------|-----|-------|
| 《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 | 许姬传 | (275) |
| 《梅兰芳文集》书后 | 许姬传 | (288) |
| 《我的电影生活》再版书后 | 许姬传 | (297) |
| 《身段谱口诀论》序 | 许姬传 | (301) |
| 病中哭畹老 | 许源来 | (304) |
| 忆梅兰芳先生 | 许姬传 | (310) |
| 梅兰芳遗物纪事 | 许姬传 | (322) |
| 尽态极妍掌中看 | | |
| 一 《梅兰芳舞台艺术》邮票欣赏 | 许源来 | (338) |
| 二 《梅兰芳舞台艺术》邮票杂谈 | 许姬传 | (340) |
| 记梅兰芳先生为先父直庵公撰墓表 | 许姬传 | (343) |
| 避震重返缓玉轩 | 许姬传 | (348) |
| 挽梅嫂福芝芳 | 许姬传 | (349) |
| 卢李冬真与福芝芳 | 许姬传 | (350) |
| 闻鉴真大师法相东还感赋 | 许姬传 | (353) |
| 梅家三代人 | 许姬传 | (354) |
| 送梅葆玖赴香港演出 | 许姬传 | (363) |
| 港友函述梅葆玖、葆玥演出盛况感赋 | 许姬传 | (366) |
| 梅兰芳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感赋 | 许姬传 | (368) |

忆 兰 芳

福芝芳述 许姬传记

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园地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虽然年逾七十，体弱多病，但精神振奋。今天，当我们全家又能畅叙兰芳同志生前对党的热爱时，更加缅怀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兰芳的关怀和教诲。

兰芳一向谦虚谨慎，解放以后更是努力学习党的优良作风。他生前常同家属谈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并再三嘱告：“写文章不要把毛主席、周总理和我的对话写进去，那样，自我宣传，不好。”所以在兰芳发表的将近二百万字的文章中，很少提到毛主席、周总理。但是，每当我想到兰芳，不由得便想起他生前同我们讲述毛主席、周总理时候那种幸福激动的神态。我觉得我有责任讲出来，因为正是我们伟大的党教育了兰芳，使他从一个旧社会的戏曲演员锻炼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上海解放那天清晨，兰芳就上街了，隐隐还有枪声。去到建国东路，看见有不少解放军战士睡在马路边。他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们，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已解放上海，纪律好极了。

兰芳接到陈毅市长的请帖，到中国青年会参加座谈会。负责市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工作的夏衍、于伶同志又到思南路我

家同兰芳谈话。几天之后，兰芳便在南京大戏院演出了三场戏，招待解放军。第一天演毕，陈毅市长还到化装室慰问兰芳。

不久以后，兰芳接到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通知，邀他到北京开会。文代会开幕后，有一天，兰芳回到招待所兴奋地告诉我们：“今天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毛主席是那样和蔼可亲，令人敬爱。周副主席对每一个代表都十分关怀。周副主席对我说：‘二十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我们来京演出。’他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就说：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象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副主席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是同行。“五四”前后，学校演新剧，都是男同学扮演女角的。’”

那天晚上，兰芳兴奋得迟迟不能入睡。

文代会进行期间，兰芳演出《霸王别姬》。

谢幕时，毛主席和大家一同起立鼓掌。兰芳回来激动地说：“我一出场就看见了毛主席，坐在楼下第五排中间，他穿的是短袖白衬衫，神采奕奕地观看了演出。”他还说：“这个戏，我演了一千多场，都没有今天这样淋漓酣畅。”

文代会将闭幕时，周恩来副主席希望兰芳到北京来工作，并嘱有关方面作出适当的安排。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农历除夕，梅剧团到怀仁堂晚会演出，欢度春节，剧目是《金山寺·断桥》。大家兴高采烈精神饱满地演了这出唱、做、念、打齐全的戏。

第二天，农历元旦，葆玖在怀仁堂演出。周总理对兰芳说：“除夕看老一辈艺术家，元旦看青年一代，你来看戏，一

定很高兴吧。”

春节那天，兰芳回到家里，进门就笑着告诉我：“今天在休息室里见到毛主席，他含笑对我说：昨天看了《金山寺·断桥》，你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想得很妙，浑身穿白，头顶一个红绒球。”

兰芳接着对我们说：“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梅兰芳被任命为院长。事先兰芳就在荣宝斋订裱空白宣纸册页，分送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题词。

周总理送来的亲笔题词是：“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

三月下旬，毛主席派钟灵同志送来亲笔题词，左面写着“中国戏曲研究院”，右面半开写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笔锋墨彩充满了龙腾虎跃的气势。兰芳发现不是送去的册页，就问钟灵同志：“我们的纸，大概不好，所以换了？”钟灵同志说：“主席写的时候，我在旁边。第一次是写在原来的册页上，写完了，不满意，就另换纸写，又不满意。这是第三张。”他还说：“主席给人题词，常常写几张，然后从中挑一张。”兰芳说：“从写字这件事，可以推想到毛主席处理党和国家大事是如何反复思考，谋定而动。我们必须学习他老人家这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

兰芳还对我们说：“毛主席曾对延安平剧研究院提出‘推陈出新’的指示，这针对的是京戏改革。现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主席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个口号提得好。过

去有些人认为京剧是老大哥，我就觉得不合适。中国有那么多地方戏，都有它的特色，应该按照百花齐放的方针，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一九五三年，兰芳带领梅剧团部分团员参加了第三次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回到北京后，有一次在怀仁堂招待晚会演出《游园惊梦》，在演出之前三天，毛主席派人到我家来借汤显原著《牡丹亭》。兰芳对这位同志说：“《牡丹亭》传奇，经过几百年来艺人和昆曲爱好者的修改剪裁，和汤显祖的原著已有很大的不同。我用的就是流行的《遏云阁曲谱》，没有单本。”钟灵同志说：“请你把《遏云阁曲谱》交我带回，等你唱过了送还。”他还告诉兰芳：“主席正在看《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中《游园惊梦》一节。”

过了几天，在怀仁堂的宴会上，毛主席对兰芳说：“你扮演杜丽娘，深刻有诗意。”毛主席给予兰芳的表演以这样的评语，兰芳觉得是一生中莫大的鼓励。

一九五六年初的一天，周总理约兰芳谈话，说：“这次组织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去日本演出，请你带队辛苦一趟。”兰芳说道：“我照您的指示去办。”

以后，兰芳就开始检点行头，准备礼品，添制衣服。他素沉默寡言，那几天话更少。

有一天，兰芳回来，面带笑容告诉我说：“今天，周总理又给我上了一课。他说：‘我看你心里有疙瘩。当然啦，你是爱国的艺术家，现在到日本演出，送戏上门，可能有点想不通。要知道，当初侵略中国的是一小撮法西斯反动军阀，这些人，大部分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到日本旅行演出，是唱给日本人民听，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

样，都是在战争中受害的，我们要对他们表同情，他们一定也欢迎我们。请你把扣子解开，愉快地带队前往，希望你们凯旋而归。”

兰芳接着说：“总理这一席话，打开了我思想上的窗子，我现在觉得心明眼亮，可以轻装上阵了。”

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共八十四人，是中国京剧院、梅兰芳剧团合并组成。动身之前，总理在紫光阁接见，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对每个人都表示了关注。

大家围着总理坐成一个圆圈。这时陈毅同志赶到，总理开玩笑地说：“你迟到，只好请你自己搬一张椅子旁听。”

总理指出这是政治上一件大事，也是艺术交流的重大事件。访日代表团所负的责任是打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大门。文化和经济是两个翅膀，现在文化打先锋开路，这次一定要打胜仗，接着我们的经济团体也将前往。周总理还叮嘱了注意事项。

有件事是令人难忘的。美妙香同志生前告诉我说：“回国途中，飞机经过台北上空时，畹华（即兰芳）说：‘如果遇到飞机迫降我就跳机，决不作俘虏。咱们殉啦！’”

兰芳也跟我说过，到了九龙机场，有专用车队相送，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车子停了下来，大家下车走进车站，毛主席的大幅照片出现在眼前，原来到达深圳了。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事先听说代表团到香港停留，有特务要捣乱，现在平安回来，大家都非常高兴。

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们，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回国前夕，领导也听到了关于特务要捣乱的事，总理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整整一夜未眠。

一九五七年，梅剧团从浙、赣、湘、鄂巡回演出归来，有一天，兰芳参加国务会议回家对我们说：“刚才毛主席老远看见我就问：‘你几时回来的，这次走了不少地方吧？’毛主席操劳国家大事，却对我们如此关心，令人感动。”

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兰芳排演了《穆桂英挂帅》。周总理看了这个戏，并到台上和演员、乐队照了像。总理对兰芳说：“这个戏很好，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活四十年的集中表演，也是你老年的代表作。在表演上，我没有意见，不过我听见台词里敌人是‘安王’，是否可改为‘西夏王’？”兰芳说：“您这一个意见，提得太好啦。以后就改为‘西夏王’。”

兰芳从一九六〇年起，觉得胸间隐隐作痛，以为是胃病。一九六一年夏，经阜外医院检查是心绞痛，冠状动脉硬化。当时就要留院治疗，但没有把病情全部告诉兰芳，所以他不愿住院。第二天，文化部艺术局负责同志来我家通知兰芳，希望停止对外一切活动，按时去医院治疗。

七月底，兰芳心绞痛突发，就到阜外医院住院抢救。八月四日，周总理到医院探望。他对兰芳说：“我在北戴河开会，听说你得了心脏急病，住院治疗，特地赶来看你。”兰芳说：“这大热天，惊动您，我心里很不安。”接着，总理就坐在病床边，给兰芳切脉，他说：“我懂一点中医，你的脉象弱一点，要好好静养，好在你会绘画，出院后，可以消遣。”兰芳说：“这次新疆有一条铁路落成，约我去参加庆祝通车典礼，火车票都买好了，可是走不成了，真是遗憾。”总理说：“等你病好了，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国内外都可以去。”总理站起来，按着兰芳的身子说：“心脏病，就要躺在床上静养，不要起来。”随后，总理对医生们说：“你们平时就注意我们中央领导同志

的健康，象梅院长的病，应当早就发现。这次经过抢救，希望能转危为安，你们要用心护理。”总理临走时又对兰芳说：“我明天回北戴河，下次回来再来看你。”

总理的亲切语言，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兰芳和我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万想不到，这次会晤竟成永别，兰芳于四天之后，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在阜外医院病逝。

兰芳参加革命后，曾经对我说：“我希望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但现在还不够条件，要进行思想改造，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思想改造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五七年兰芳到西北演出，离京前，他表示，这次巡回演出归来，准备申请入党。回京后，兰芳就积极写入党申请书，写自传。一九五三年三月被批准为中共党员。

兰芳入党后，每星期六必到单位参加党小组活动，从未请过假，直到临终为止。平时他坚持不懈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当他因患心脏病遵医嘱停止对外活动后，常常坐在卧室书桌旁，戴着花镜，拿着红铅笔聚精会神地读毛主席的书，直到他病重住院，天天如此。

兰芳参加革命后，被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人大代表，政协常委，中朝、中日友好协会理事……。政府还为他和周信芳同志举行舞台生活五十周年纪念会。一九五七年夏，国际舞蹈协会委托瑞典舞蹈促进协会主席海格尔到北京授予兰芳荣誉章，周总理亲自参加仪式，并代表我国政府致答谢词。党给予兰芳深厚的关怀，精心的培育，人民给予他很高的荣誉，对此，兰芳生前感受很深。他常说：“毛主席的恩情，周总理的关怀，群众的爱护，我永远铭记心上。我要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他这些话，我们也是永远铭记在心上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曾经攻击兰芳，实际上是反对敬爱的周总理。今天，这帮阴谋家、野心家早已受到人民的裁判，落得可耻的下场，兰芳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到巨大的庆幸的。

（原载1978年8月8日《人民日报》）

梅兰芳表演体系的形成和影响

——缀玉轩诸老和梅兰芳

许姬传

按：这一章阐述了梅兰芳表演体系的形成和“缀玉轩”诸老的策划襄助。关于赴日、美演出的概况，有梅兰芳所著《东游记》、齐如山所著《梅兰芳游美记》，所以本文只扼要地作了介绍，至于应聘访苏一节，与赴日、美的性质不同，我根据梅先生在一九三六年所著《访苏记》的一部份原始材料，摘要叙述由赴欧巡回演出改为应聘访苏的过程，并重点介绍了梅耶荷德对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看法和梅先生的交谊，这是梅先生想做而未及完成的事。还有梅先生对电影纪录戏曲艺术的见解，也根据他生前的原话，加以阐述。

缀玉轩是梅兰芳艺术活动的中心，他在这里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各种类型的艺术家，集体创作了古装歌舞剧，编演了反映时代生活的时装戏，接待了来自各国的戏剧家、电影演员、舞蹈演员、学者、诗人，长期地切磋交流，取精用宏地丰富了营养，扩大了视野，取得了出人意表的成就。

清末宣统年间，梅兰芳在舞台初露头角时，结交了日本留学生，外文专科学校——译学馆的学生^①，灌输了新的知识，这些影响为他后来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冯幼伟（又微）、许伯明、李释戡、舒石父、吴震修（日本测绘学校毕业生）、齐如山（德国留学生）都是缀玉轩的重要人物，他们由于爱好京剧艺术而扶助梅兰芳，以大部份精力从事改革创新，使得梅派艺术得以成为国际上三大演剧体系之一（名导演黄佐临曾著文论及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为国际上三大演剧体系）。

辛亥革命的影响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起义，袁世凯以武力阻挠革命，在南北协商和议时，冯（幼伟）拥护孙中山先生为共和政体大总统，而袁世凯制造了壬子（1912年）正月北京兵变丑剧，篡夺胜利果实，做了大总统。许伯明是同盟会会员，曾任沪军都督府军械局局长；冯幼伟被认为倾向革命的分子，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们投闲置散，听戏为遣。

袁世凯称帝洪宪的时刻，蔡松坡（锷）首举反袁大纛，各省纷纷响应。冯国璋任江苏督军，没有表态，冯幼伟专程到南京游说冯国璋通电讨袁。在清末，冯国璋任军咨府军咨使兼第一厅厅长，冯幼伟任第二厅厅长，二人当年相处得不错。据冯先生对我说：“冯华甫（冯国璋号）是项城（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一手提拔起来的爱将，所以不肯反袁，我看他心理上有矛盾，就对他说：‘项城必倒是大势所趋，你独力难挽汹涌狂澜，如不讨袁，便打入袁党，一起倒台，我劝你当机立断，

① 译学馆是清末举办的外文专科学校，学生中如盲简斋、沈冀梅、张庚楼、张孟嘉、郭民原、陶益生等，是梅兰芳早期的观众，因听戏而成为朋友，他们都有文学修养和戏曲知识。

现在已经是末班车了。'冯华甫含着眼泪一跺脚说：‘我听你的，但心里不安，对不住老上司。’”

冯国璋由副总统晋升总统后，约冯幼伟做陆军次长，冯与吴震修商量，吴说：“现在局面并不安定，你做行政官又不擅长，要考虑。”不久，冯国璋请冯幼伟担任中国银行总裁，冯幼伟就答应了。吴震修、许伯明、舒石父先后进了中国银行，吴先生是最得力的助手，他们治理中国银行办事认真，廉洁操守，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

梅兰芳继承祖父梅巧玲遗风，喜爱文艺绘画。辛亥以后，冯幼伟、李释戡等给梅介绍了诗人罗瘿公、画家王梦白、陈师曾、齐白石、徐悲鸿、陈半丁、姚茫父……于是缀玉轩中的艺术气氛，浓郁芬芳，丝竹管弦，书画琴棋，成为燕京著名的沙龙。闻风而至者，联翩不绝，梅兰芳得到他们的熏陶，大大丰富了艺术创造的意境。

整理传统戏 创造新剧目

梅兰芳之信赖冯幼伟是从他提倡演《宇宙锋》开始的。这是一出不很叫座的冷戏，梅先生在专演青衣时期就爱这个戏。冯先生认为二千年前的封建时代，这位无名作家创造了赵女这样一个女性来反映古代贵族家庭的女子遭受迫害的情况，装疯戏弄赵高，金殿嘲骂皇帝，这种大胆的手法，比写一本同样事实而发生在贫苦家庭中的戏，那暴露的力量更大，更有教育意义。所以梅演《宇宙锋》，冯看后发现缺点就指出，并如实转告了别人的批评意见。梅先生经过不断修改，在唱、做方面，丰富发展，提高了赵女这一人物的形象，成为他从青年到晚年最有

代表性的保留剧目之一，也是“人保戏”的典型事例。

齐如山是有改革京剧志向的观众，他以通讯方式提意见，梅兰芳从善如流，择要修改。当时梅演出的剧目，以唱工青衣为主，传统的演法做工表情简单，而齐如山认为要唱做并重。他对《汾河湾》的意见是：当薛仁贵在窑外唱大段“西皮”，诉说他十八年中经历时，柳迎春坐在代表窑门的椅子上静听，直到将要唱完时才起来开门相认，齐如山来信主张旦角应该适当地有一些表情，不能无动于衷。梅兰芳照他的意思在不影响老生表演情况下，加了一些表情。有一次与艺术大师谭鑫培合演《汾河湾》时，柳迎春听他唱到：“你的父嫌贫心太狠，将你我二人赶出了门庭，夫妻们双双无投奔……”有身段表情，配合唱腔，观众报以采声。谭事后对朋友说：“这几句唱腔不是叫好的节骨眼，我心里纳闷，后来才知兰芳在做身段呐。”

大约通信数月后，梅和冯、吴、许、李几位商量，约齐如山来吃便饭，大家赞成，以后，齐二生成了缀玉轩的座上客，他自告奋勇担任编剧。

《牢狱鸳鸯》是吴震修从一部笔记里选定题材，由齐如山打提纲、起草，缀玉轩诸老集体创作的。接着编演了几出时装戏，其中《一缕麻》最为理想。吴震修从包天笑的小说里选取题材，故事是反映旧社会指腹为婚的悲剧。

齐、吴二位还对林太守劝女儿上轿一场戏的大段念白，根据历史背景，社会风俗，反复推敲，层次分明地说明他既爱女儿又要顾全面子的矛盾痛苦心情，经过扮演林太守的名演员贾洪林对台词语气的重点加工，创造出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形象。程继仙的傻公子，路珊宝的姨太太，都出色地完成了角色任务，而梅兰芳扮演林纫芬，深刻的内心表演使观众感动而